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

金坡集卷第三 即翰苑前集

大明故王府參軍追封縉雲郡伯胡公神道碑銘

上天既革元命

皇帝定鼎金陵遣大將下浙河東諸郡而發衢處三

平時當草昧之初

上思得智勇之才用之於是處之胡

公仲淵躍然而起以自赴功名之會入陪廟筭出鎮鄉邦

言聽計從寵遇無比浙東之俊彥攀龍鱗而附鳳翼者皆自

公始若公者可謂萃卓不羣之七矣公諱深仲淵其字也系

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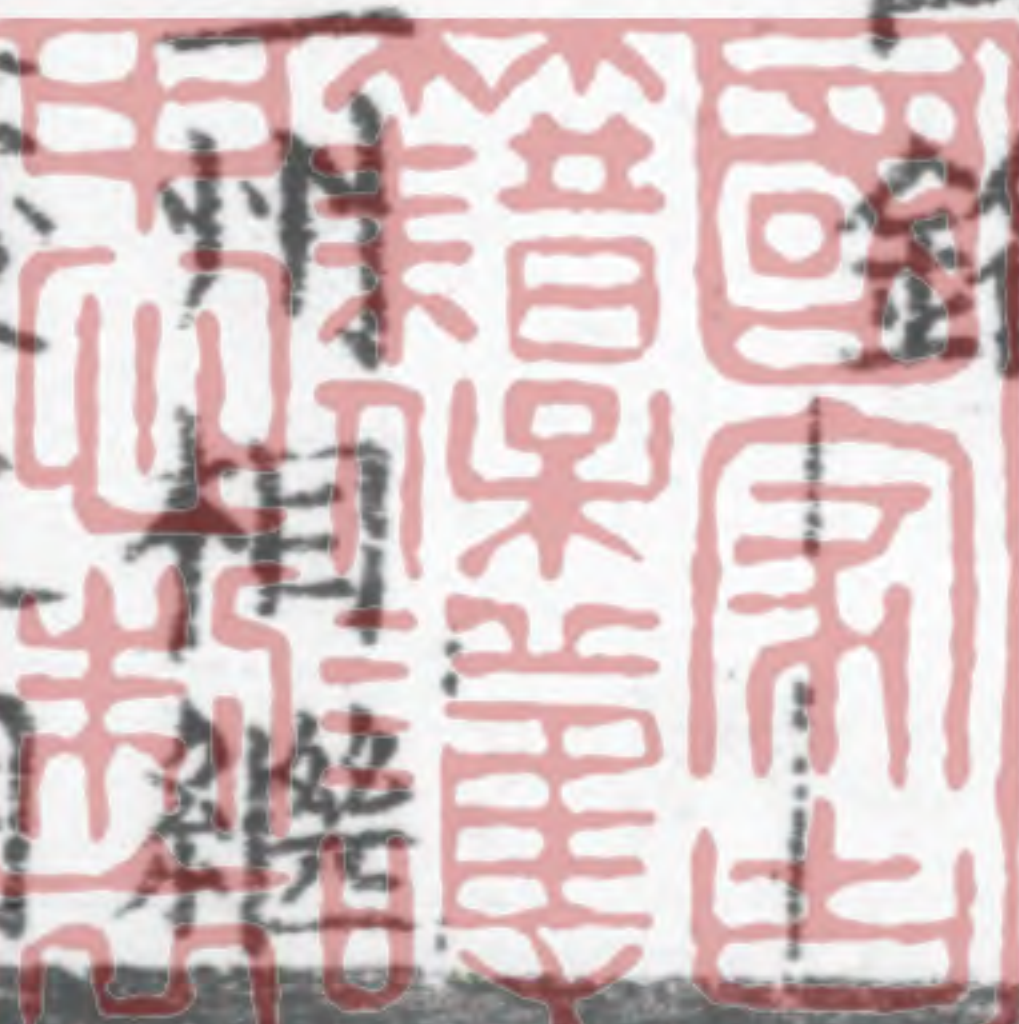
棟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錄事

參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温州樂清今璿璿

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曾大父也大父諱堂父

諱鈺仕元為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母趙氏生三子

公其長也次曰潭曰海繼母李氏生一子曰溥員外府君蚤



歲宦遊京師公始十齡而大母季夫人與母夫人相繼亡公侍大父奉繼母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未弱冠走京師侍府君適府君使高麗復往候馬居久之府君棄捐館舍公崎嶇萬里奉柩南還舟行一日泊大崖下夜夢人語之曰此崖且崩宜急避驚覺趨移舟俄傾大風雨至崖果崩聲如萬雷既歸塋於縣北之園源遂廬於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老釋之書而研究之發為文辭操筆可立就當元之季江淮倣擾蔓延閩浙間盜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淞水東地氣白矣禍將及乃集鄉兵結寨于湖山已而處州之民相率為盜江浙行中書省調萬戶石抹公宜孫成慶州辟公參謀軍事檄所隸諸縣募壯士為軍決日間得數千公引之屯竹口下令賊中曰爾皆良民也因驅迫故為亂棄仗即仍良民賊以公長者其言不欺盡毀旗械肉袒請降温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

省命宣慰使恩寧普公討之道由慶州與公語意合帥府軍事復辟公參謀之公曰溫城叛者唯一二人耳若破其城玉石必俱焚如平民何遣辨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悖逆亂常今王師四集旦夕且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輩胡為與賊中自取作虀粉耶將軍未悉即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從原宥或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相向泣曰吾屬自度旦暮鬼耳儻獲復生敢不唯命乃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頻海民以漁為業時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請發粟賑之驩呼之聲載于道路宣慰欲列公功聞于朝公辭既而宣慰以行省參政總兵征鄱陽復邀公俱行戎務無鉅細悉屬之青田潘惟賢聚眾為叛龍泉長吏聞風遁去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毅先生與門弟子集義兵搗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先生公在鄱陽馳而歸避害先生者盡藏之縉雲之黃邨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社黑水之浮雲泉溪無賴之氓咸

為盜根勢蟠結不可禦行營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為
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慶州既至假公分院行軍都事統兵
討麗水攻泉溪賊寨其之未幾又平浮雲白巖賊懼遂來降
縉雲盜亦就平乃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精
銳出迎敵公望見笑曰賊若堅守不出未易即殄滅今茲之
來豈非天授我乎分部諸將以正陣接戰以奇兵夾擊之別
遣游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賊三面受擊輒大敗斬首數千
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之乘勝直攻大社周天覺降復
移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殺潘惟賢兄弟以降先是國兵
取浙東婺衢既下獨慶州為石抹公所守不降歲已亥
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慶州石抹公
出戰敗北大軍入城而分兵取屬邑未附者公時以假元帥
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為拒守計四縣士民
咸請于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君治兵殆十年勤勞亦至

矣而朝廷無一命之錫國家負君君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
已去乃解甲出見胡公四縣因不受兵 上素聞公名召
至南京待以殊禮居亡何擢中書左司員外郎 上日與
公論天下事公有言未嘗不稱善也遂詔公還慶州招集舊
所部將校兵卒以從征而 上既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
揮守吉安會浙東苗軍為變婺守將既被害而慶城亦為所
據 上遣公復慶州比至城已復除公浙東行省左右司
郎中總制慶州軍民事郭郭用被兵民物凋瘵而山寇乘間
竊發人情未固公隨方招捕凡首惡即誅之然猶慮戍兵之
寡日募之獲勝卒萬餘人諭于衆曰兵少不足禦敵師衆又
無以食之柰何衆皆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為禦備計子女
玉帛且不保况於食乎公乃因民之產以權宜增帛賦之公
海軍素驍橫及是以復城有功橫益甚公擇其尤無良者斬
之衆乃誓服江西食東浙益而有司十分稅一販者緝至公

請以二十分收一... 隄當水之衝亦為... 者州學毀壞講舍僅存... 吳世昌為邵文學以司... 而慶公度開曠之地... 稅額甚重執里役者... 數其害乃除諸暨守... 走之公引兵為援建... 衢處不支夫乃度地... 旬日而成樓櫓濠... 別為城守計暨至城... 伯貞大舉入寇兵... 上念公立城功以名... 得葉仲賢待其險屢... 上嘆賞不已其後浙... 上聞諸暨叛遣使來... 上命慶州易銀以入

深八禽其渠魁少壯者皆籍為兵二十年通誅之盜一日就
平溫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
而親統正軍攻溫州明善勢感與其仲父國珍議納歲幣
詔公還師明善繼以鹽若干來貢 上命慶州易銀以入
內藏 上怒銀色惡責守令使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祿
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公尋入覲
上欲留公且柄用之以邊事未輯願還守外 上時已即
王位乃擢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陞辭 上諭之曰
侯閩浙盡平當還汝中書矣福建陳有定擾邊公奉命征之
遂取建之浦城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 上賜以所乘駿
馬建之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實出我師後公還兵擊
之破其二柵有定大懇帥銳卒亟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
蹶因被執有定既得公頗禮遇之公具道 天子仁聖四
海歸心羣雄樂為之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撼之有定初無

殺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遇害于福州實歲乙巳之春也
享年五十有二 上痛悼不已命使者即其家祭之復詔
中書議加卹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勲者有司
之制未備也公天資穎拔智識絕倫藝術弗學則已學之無
不精性倜儻好施予賢士有貧乏傾橐以周之弗吝也其守
鄉郡凡五載馭眾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恩
惠在人甚多故其歿也聞者莫不流涕鄉人為立祠宇祀之
公元配同里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楨宣武將軍僉處
州衛指揮使司事次曰樞女一人適章存厚繼室滁陽楊氏
前中書左司郎中元杲女弟也公既沒之二年楨等乃刻木
為象具衣冠以葬實附于園源之左塋已末徵濂為之文昔
濂侍 上於白虎殿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濂對曰文武
才也 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則 上所
以倚公首至矣然公亦知 宸眷之深而無以圖報嘗謂人

口區區承

詔鎮城

皇靈覆冒幸

已寧讎誓將學全

聞之地以入版圖庶展大馬之徽秉也柰何功業未就而死
及之其非命也土人濂辱公交者五六春秋見公酒酣耳熱指
揮三軍而雄姿奮揚不可遏及與薦紳之流論文評詩則歛
然布衣書生也濂未嘗不服其勇而愛其謙今公不可作矣
敢用備畧公之事揭諸墓門以告世之知公者銘曰
洸洸胡公萬人之英一劍橫空莫之敢撓浙河之東地氣盡
白此為兵徵見於龜筮爾眾荷戈來入我保室寘而枕席拔而
水火公師如風鼠用寇如雲一鼓之餘散為埃塵節鉞出鎮涉
歷五年特鼓不驚鷄犬晏然誰登叛人陷我諸暨公遷其城
寇至輒敗 白至用嘉錫使車絡繹天閑龍馬於公弗惜公
感 主知酣歌慷慨誓提八閩以歸職古旌義所屆勢如
破竹天未厭亂二軍夜哭公材孔多公志帶何月出如赭公
命柰何丈夫之澤流于異方孰能行之父母之邦匪公之臨

千里枯甍公雖止斯庶亦無愧廟堂有嚴肖象其中精靈翕然上與天通伯蒼之山其翠欲滴公名配之有永無斁

大明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右柱國進封巢國公謚武莊德侯加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進封巢國公謚武莊

華公神道碑銘

自古興王之際天既生真人拯民塗炭之中必有如虎之將弘展其不猷弼成其大業此如燭照而龜卜蓋無疑者以漢唐言之則雲臺二十八將凌烟閣二十四人是已洪惟皇帝當四海逐鹿之秋龍飛淮甸噓陽吸陰反掌之間廓清八極夷荒蠻徼罔不臣妾當是時謀臣猛士效忠宣力其衆如雲若和陽華公亦其一人也歟公諱高姓華氏字則未聞所謂和陽則其所居之郡也曾大父汝德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武陵郡公曾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大父某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上護軍追封武陵郡公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父

德新贈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

澧國公妣童氏追封澧國夫人公之生也挺然有英氣人見

之者咸曰是子異日必亢厥宗及壯其材果超羣類不屑屈

人下同黨多嚴憚之至正中天下大亂所在寇盜乘時為患

害屠劉其黔黎蕩析其室廬剽殺其王帛公慮感迫州境即

於所居黃墩結集水砦召募彊丁淬礪刀劍晝夜為禦侮計

練閱有法暗合古之將略遐邇聞者多荷受相從于時

帝初起兵臨濠智勇之士雷動而霧集公遂帥衆而來隸于

麾下及大兵飛渡長江進克采石繼攻蕪湖駐溧水而定建

業擣京口而下江陰公皆從諸將建立奇勛會張士誠據有

淮浙數州之地肆為不恭侵軼邊陲帝乃震怒遣大將

出師討之公復在行摧敵於舊館陷城于姑蘇拓土于淮東其功彌為尤偉蓋公自從軍投以先鋒之職八轉至榮祿大

夫胡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迨夫大統既集 帝念

將帥百戰之勞定功行賞上則公爵次則侯封各錫以鐵券

金書傳示子孫俾世其祿於是授公開國輸運推誠宣力武

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公未及受券請

命往廣海巡視城陴整飭軍隊行次崖州以疾薨于官舍年

五十又九寶洪武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也 帝懷悼

不已 詔有司迎公之柩以是歲六月某日還葬於黃墩先

墓之次藏券墓中以慰公於九泉且進封巢國公謚曰武莊

階加特進勳加右柱國褒崇之意無不備至公一子景春蚤

世竟無嗣續其配豐國夫人蔣氏先薨至是與公合葬焉既

葬禮部以聞 帝若曰其令國子司業宋濂製為碑銘樹

諸神道尚書臣陶凱即日傳命授臣臣不敢辭臣聞傳記所

稱用世之士非才勇為難而炳於幾先者為難公當羣雄疊

奮之時亦欲以一障自效見 帝之頃即知天位之有在

人情之所屬 統其部曲驩然來歸非有先幾之識者能之乎

其建樹功烈安享尊榮爵封上公位躋極品亦宜也雲臺凌

烟之衆又豈得專美于前乎臣既歷序公之戰功次第於右

復繫之銘辭曰 士之所貴炳干幾先誠獲所依身名兩全當元之季王綱解

紐羣雄虎爭鹿 知誰手維武莊公家于和陽依水建砦以遏

寇攘 皇帝 龍興知為真主仗劍相從率先多士 帝

曰俞允爾兵戎 徒即麾義旗同渡大江牛渚既戰于湖亦捷

栗亦洋洋視如一 髮天兵載揚翔颺震霆秣陵南徐次第而

平况此江陰勢如 破竹兵鋒所向無疆不衄鄰有勅豎據浙

連淮來撼大樹何哉 皇赫斯怒命將行伐鏗破連

營海除窟穴復 勅雄師之淮之東載綏載寧載約其同凡

斯諸役公無不與 展力據誠亦云備至天清地寧六合一家

大統既定論賞有差 黃金鏤書鑄鐵為券作誓剖符千齡弗

變

皇恩下被將膺寵榮計來海南聞者涕零 哀哀憫

惻為詔郡縣旋其柩車就鄉而窆崇階峻爵極于上公龍光

有赤音及幽宮儒臣作銘播揚嘉績百世之下視此貞刻

神道碑銘

元故嘉義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潮等處

行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國郡公謚文節汪先生

瀛奉 勅總脩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送官

而宛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寬來與纂脩始以其

門人汪文炳所撫事狀相示瀛既命史官刪削之傳克寬以

為史乃一代成書其法當略墓文乃私家所撰其紀宜詳復

致其孫德厚之言請瀛揭銘于隧上嗚呼先生之德之盛海

內孰不知而所讞錢珙之獄泰定實錄中嘗書之其可不備

載以昭示方來乎先生澤民字叔志姓汪氏其先新安歙縣

人自唐以來為官族五季之初兵馬使都虞候道安始自

遷婺源之還珠里又歷八世至宋天禧己未進士秘書丞贈

光祿少卿震生慶曆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宗顏

都官生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漢陽縣贈少傅毅又自

婺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繁崇寧癸未

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藻藻以文學政事為時名臣通

奉生紹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知合肥縣贈

中散大夫愷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孫遂為宣城人中

散生紹興庚辰進士通判隆興府鴻舉鴻舉之弟脩舉則先

生高祖也曾祖諱宰臣贈朝奉郎知諱夢雷淳祐辛丑進士

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

安郡侯父諱鼎新用父應補將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

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兄鼎亨景定壬戌進

士官池州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奕世科名蟬聯不絕

先生自幼融通經史亦說然思繼承之會科目之法行遂領

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有司用恩例署寧國路儒
學正暨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皆
承事郎時先生之母譙國郡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
江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銓鄰州不報
竟奉太夫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張以利餌長吏持其陰私使
不敢問遂視閭井民若蟻虱頓指氣使輒奔走不暇稍迂其
意即繫送于官人懼呼為張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
即發其姦屏諸蠻夷不使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豐
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傷季之天也誓終身不再適孟
仲利其財數設計撼之婦堅不動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
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寃問行廉察之悉得其
情白而出馬轉承務郎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戊將朶兒赤跋
色白用搯有司之擊俾不得誣信其端家王某為郡府史藉
其威尤鴟張無忌擅箠大庾縣令縣令訴諸府同官懼戊將

之威相視以目無人發一辯先生毅然捕王下獄會監
史行郡戊將結以厚賂御史召先生於庭詰其獄狀聲色俱
厲先生徐曰王之姦賂人所知也御史欲屈法邪御史慙夜
半馳馬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戊將以賊敗部使者知其故檄
先生推讞杖罪之廣州歲侵民大饑疫癘殍殍死亡相枕藉
其毒氣所薰蒸鮮有能生者江西行中書屬先生行振荒之
政先生絕無所畏憚命大姓發廩以甯疴羸其病瀉方熾者
名醫注善藥親走其廬給之活者數萬先生暨後者亦無他
虞將還送者謹曰我父母也奈何去之馬擁不能前潮州府
判官錢珮挑推官梁棹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羅官中米殺之
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移問
者凡六各懷顧忌事終不白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珮已飲藥
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珮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
聞先生名命述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擢承直

郎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內艱不赴服除遷平江路總管府
推官階承德郎初浮屠甲與隣僧乙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
其輸平乙因邀甲飲酒至醉遂寢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
鞭笞且期速紹其業幸甲宿于隣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
縣乙虐於考訊輒誣服獄上先生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名公
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即承所乙械械之嘉定地類
海朱管二姓為姦利於海中致貫鉅萬及以他事敗上下受
其賂莫敢捕獄久不決先生與總管道童公適至徑縛以來
竟籍其家及徵其帳曆備列省憲郡邑受賂之數唯先生及
總管名下疏曰不受陞奉議大夫知濟寧路之兗州兼管本
州諸軍奧魯勸農事磁陽負郭之縣也孔子廟學久不建先
生以為風教所繫買地作之殿堂門廡及齋序之屬無不具
飭襲封充聖公職止三品先生以宣尼之胄不可以弗崇上
疏請增其秩廷議聽之奏陞品為第二錫以銀章居一年政

下夫行絃誦之聲周達乎西東國靡之間可設爵羅嘉禾生
縣郊瑞麥孕於沈水君子謂有漢循吏之風焉廉訪使者
行部將壓境還曰汪兗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癸未詔脩遼
金宋三史拜先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裨分修兵志及宋理
宗本紀史成有上尊東帛之賜已而除集賢直學士太中大
夫未數月亟上納祿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其事先
生既歸僦屋以居門生弟子援洛中諸賢故事為築室宛水
之濱先生日督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貧歲壬辰斬黃紅
巾彭黨祖構亂其餘孳自徽寇宣州江東部使者道童問策
於先生先生語以收人心振士氣塞城浚濠儲糧簡卒凡數
十事寇再至再擊退之乙未夏六月長鎗叛帥瑣南班程述
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滿數百或勸先生去之民
曰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當相與守城若果去之吾屬亦
隨之尔部使者不八沙思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為請先生

曰昔江萬里寓鄱陽大軍逼城衆皆走散循坐守以為民望
况宣民離合視吾去留吾何忍弃父母之邦平時軍費不給
加以嚴刑弗之集先生從容一言獲鈔一萬錠米三千斛民
心翕然欲為固守計屢戰輒屢勝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參政
吉尼哥兒遣兵來援城內恃援至守頗懈是夜三鼓長鎗
軍攀堞而上城遂陷戊寅偽萬戶丁堅使前鋒葛義執先生
逼降不屈遂遇害將死罵猶不絕口瑣南班雅敬先生名為
具冠衾葬于某山之原得壽八十又三事上于朝贈資善大
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下太常
定謚曰文節云先生娶戴氏累封國郡夫人先八年卒子
男二人用敬以子貴封敦武校尉常州路宜興州判官用和
國子生辟克侍儀司舍人不赴兄弟痛憤不食相繼卒女一
人適劉士禮孫男五人德宣以門資補官敦武校尉善盈庫
副使德產國子生曲昇宣聖林廟司樂德崇癸巳鄉貢進士

湖州路德清縣學教諭德正德進孫女一人適吳愈曾孫男
五人禧源傳源鳳源書源清源先生軀幹脩聳高準踈髯風
裁峻如也其為學本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不本於道義其
奉親也丁工部公之憂則三年獨處於外弗御酒肉每遇諱
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事母夫人則板輿方舟迎侍之官
熙熙承顏唯恐少違其意婺源三大墓為強家所侵辨埋于
有司經四十年必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忘懷保小
民甚如赤子葦弊除姦有知殆無不為然於律已則玉潔冰
清毫髮之私又無自而入故其至也民戀愛之其去也民慕
思之至有為生立祠者嘗重構美章亭於宛賊至不忍焚之
且曰此汪公遺澤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哉由其
立心之正不為勢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為不義所屈忠孝大
節所以暴白於天下揆古無讓於今無媿可謂不負於科目
者矣先生為文不事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

晉風尤以善書名家單削片牘人咸藏弄為榮所著書有巢
深燕山宛陵三藁傳之於學者當賓與之歲江南三行省屢
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論尤服其精允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
自壬辰之亂四方瓦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學士大夫
見之如余關之死於舒李輔之死於江泰不花之死於台尤
踴傑然者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
子亦未必深議之先生不以仕止為間孜孜汲汲思衛斯民
於危亡之際遂及於難非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
先生若國家其有敗亡之禍乎悲夫系之以銘曰

仁皇建科璽書四布濟濟多士雲集川赴倚歟汪公將舉于
鄉對揚大庭乃第奉常筮仕遐邦不遑將母上疏廟堂願從
近授孝聲載昭如水東馳公聞曰噫吾分之宜鈔強擊貪鷹
隼橫驚去之弗亟我民之蠹疊為理官為獄立平起彼朽骨
化而為生魯有名邦待公為政瑞麥嘉禾發為祥應策書載

徐而自立更偽號曰漢君乃泣曰我與陳皆徐君之臣陳不
道乃尔我可北面而事之邪當是時

皇上龍飛臨濠定

鼎建業豪傑之上爭相奔走君遣使者奉幣以浮梁降

上悅而受之君輕騎謁

上於龍江詔宰臣燕饗之禮意

優渥賜以金鵬頂帽暨錦袍

一襲授通議大夫行樞密院判

官戍徽州永平翼遣之鎮行十里所復趣還解金連環并繚

授之且曰子賜卿冠衣不可少此故又召卿來爾君感知遇

之深誓殫報効上疏曰于光之心鞠躬盡力報國一忠死而

後已

上命左右藏弄曰此于光誓書也君察偽漢國政

不一兵出於外潛獻搗虛之策

上親征九江君與郡將

皆從颺行電疾友諒以為自天而下棄城宵遁君將兵下黃

梅瑞昌諸居亡何助攻建昌拔之出戍鄱陽友諒攻洪都

上親往救大戰彭蠡湖友諒斃於流矢其子理假息武昌

詔常忠武王追攻之理遂與檣衝壁出降君皆在行中與有

功焉轉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遷鷹揚衛進階懷遠
大將軍時偽吳張士誠據浙西淮東數州之地君從大將軍
徐魏公往討秦興高郵淮安豐皆下張之勁卒皆聚湖之
舊館魏公督諸將及君破之遂平湖州下姑蘇士誠就擒及
魏公征中原君統銳兵以爲都沂棣登萊諸州次茅平乃
入汴梁克洛陝攻下潼關君與郭將軍守之元將王左丞自
河中帥衆來奪關兩兵方挾戰君舞戟橫貫其中大呼殺入
元兵奔潰追斬之積屍盈野越六月進擊河中拔其城魏公
命成肇昌元將擴廓帖木兒屢引兵來戰君輒搗之敵兵
不敢東向遂合諸部兵圍安定州君急分兵往救兵少不能
戰退屯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君腹背皆受攻遂被執百計
誘其降不屈韓將軍成蘭州元兵來圍城擁君行城下使誘
將君降君呼曰我不幸被縛誓死不辱國爾輩受
皇帝厚恩當堅守以伺大軍之至勿信其甘言所誘也元兵

大明

登金匱啓封褒齊之寄有詔倚公尋教成均六館咸悅復直
集賢進班迹列公曰止哉吾懸我車秩宗之加以華其歸柱
笏看山宛水之渙藹時艱屯四郊多壘氓之蚩蚩非公疇依
公苟我留執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躍刈寇如麻血汚秋
鏑孰援我兵夜柝不鳴彼乘吾懈遂無堅城毒霧四塞殺戮
以逞執公使降白刃磨頸齟齬大罵我實王官咄哉賊奴敢
正之于公雖遇害之死弗屈孤忠凜然皦如出日事聞中朝
當宁嘆嗟節惠易名恩寵有加所貴君子行爲民望薄俗瀾
奔障之東向非孝無親非忠無君凡百在位視公爲人
故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于君墓

誌銘

惟于氏遠有世序多以文學爲業族居南康之都昌至君益
顯融於時大父德仲贈明威將軍其衛親軍指揮使司副使
上騎都尉追封河南郡伯大母王氏追封河南郡君父祥英

卷之三

懷遠

三

贈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母余妙真封河南郡太夫人君幼知讀書通大義縉紳先生稱之既長磊落有大志不屑為變情徇勢之行會元政大亂天下兵動江東西化為盜區分寧徐壽輝建偽號曰宋都九江使其將張福夏彰據湖口元將三旦八駙師都陽都昌適當其衝要交互殺掠民俵俵不知所從君召父老子弟謂曰吾等皆良民順寇兵官軍以為叛後官軍則寇兵又將屠我行見無憐類矣其計安出父老子弟咸叩頭曰微君不能生我君乃集諸少年趨健者列為隊伍朝暮教以擊刺之法旬月間整整可用乃握劍坐庭中下令曰賊兵有入吾境共擊之不用命者斬家皆賧粟賊聞不敢犯同列有忘君能者數潛通搆害君皆先機而梟其首人以為神歲乙未徐兵破鄱陽君之勢遂孤都昌繼陷徐聞君各急搜訪獲之命為江東宣尉元帥鎮鄱陽歲庚子徐之柄臣陳友諒殺

大怒批其頰擁之使去尋聞被害 上悼之錫以布帛令

其家成服行喪遣祠部官祭以少牢奉其神主配享鷄籠山功臣廟中君諱光字大用于其姓也自二十五歲起兵至四十三而歿氣貌脩整善鼓琴能吟古今體詩多占雅不凡無通醫學針灸科人望之翩然貴介公子也及持戟上馬輒鷹揚虎視所向不敢當逢者莫不改容太夫人性剛嚴君事之孜孜盡禮唯恐稍違其意遇氣有未平君長跼於前移時不敢起君子尤稱焉娶鄱陽劉淑姬通書史封河南郡夫人子男二人蕃與宣也君生於天曆戊辰九月十四日歿於洪武庚戌其月日則不可復知矣辛亥某月日蕃用招魂禮葬君未冠於某山之原前塋一月其外舅建德令劉君燦狀君之行引蕃來拜于庭請為銘揭諸墓門嗟夫君以一書生嬰亂世乃能倡義旅以捍鄉邦繼而率眾歸有道之朝四方征伐為前鋒幕府上其功殆無虛歲惜平安定之役孤軍深入不

能制勝遂致陷於虎口天乎命耶有識者蓋悲之也然君能
執節不回視死猶生卒不負誓書死而後已之言亦可謂夷
險一節者矣銘曰

麟之師師鳳之儀儀治世之奇有力如虎長戟勁弩才堪用
武惟君之生丁時捨擲六合虎爭投筆而起集厥師旅以障
州里

真龍天飛大明赤喜杖劍來依

帝曰嗟汝爾

鎮歎土以安黎庶大軍長驅何戰不隨翦漢縛吳借籌決勝
山東受令洛汴亦定潼關置屯鑄鐵為關敵不敢捫靈旗西
伐如火烈烈所向皆捷多寡勢殊視敵如無卒捐厥軀赤心
如日以身徇國死又何恤

皇寵有輝少牢祭之饌食崇

祠窠宇一統不為麟鳳使人增慟冠衣具存大招爾魂藏之
山樊山氣鬱鬱護此玄室魂兮來宅

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贈奉直大夫浙東等
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塗縣子王公

墓誌銘

洪武戊申春正月

皇帝正位宸極布告中外念及舊勳

例頒恤典於是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王公之歿
已七年矣初公之既歿

上詔有司議贈公奉直大夫浙

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塗縣男日一俾

與享鷄籠山功臣廟中

上猶未憚其情至是復仍其舊

縣進爵為子以寵之公之子文感

皇靈之游被也虔奉

命書副墨焚告於墓下明年己酉冬十一月持翰林待制王
君禕所具事行求瀛為銘以侈

上之賜瀛辱與公終不

敢讓知遂按狀而序列之公諱愷字用和姓王氏太平當塗
人幼有六志沉酣六經諸史間必欲見之於用起應府公之

碑為府史疏讞獄訟人服其平歲乙未

上取江南兵臨

當塗即召公至幕府

上方為元帥命為掾以參決戎事

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京口民新附抗阻不安公

愈撫之始定

上為中書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書省於

建業陞公左右司都事公遇事善於彌綸日以薦賢為先元

夜宿將咸器倚之唯公言是信戊戌秋捕獠兵數萬自杭來

降待命嚴陵境上 上遣公馳入其軍喻以禍福偕其渠

帥來朝是年冬 上將征浙東時婺之蘭溪已下僉樞密

院事胡公大海成之 上命公與胡公定議取婺親帥師

圍其城守將出降公審察民情而奠綏之歷言 上前無

有不聽者己亥春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上留胡公

鎮婺而民賦軍器之務咸以厲公冬王師克三衢擢公左司

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公增城浚濠置游擊軍募保甲翼餘

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城廢田

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藝者聽軍士貸

耕而為輸糧縣官籍江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

之中簡一以為兵置甲首部長統之丁壯八萬有奇得兵一

萬一千八百無事則為農脫有警則兵者出攻戰而五丁者

資其食開平忠武王屯兵金華其部將或來侵民公偵知之

械而撻諸市王使人讓公公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

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重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

嘆美之開化馬宣差挾舊邑印番誘編氓為變江山楊明恃

砦柵之險叛服靡常公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衆部內帖帖

無譁民饑疫相仍死者枕籍道政公出倉粟使作糜哺餓夫

脩惠濟局居藥以注病者所活不可勝數學校廢於兵公為

浚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學士弟子負孔子家廟之在

衢者公亦為新之建學之暇輒集薦紳之徒擊切道藝人士

翕然悅服諸暨成將謝五 興與部帥言幾致亂

上令公調解之 詳二人之罪如初遣部以寧同僉

樞密院事李公文忠以 之懿親 重兵鎮嚴陵 上命

公往來佐其軍庚子夏 月為瀆寇龍江 上召嚴陵帥

公往來佐其軍庚子夏 月為瀆寇龍江 上召嚴陵帥

公往來佐其軍庚子夏 月為瀆寇龍江 上召嚴陵帥

葛俊擣廣信以牽其師道過衢公謂俊曰廣信偽漢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若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挫衄吾衢先繹騷矣乃止俊而請胡公行胡公至而廣信潰一也公言辛丑夏拜胡公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分省于婺以控制東浙公仍以左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變劇邑役民無藝公令民自實田請都以糧多者為正里長寡者為副正則以一家或二家充副則合四二至七八而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後一日賤與貴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柳昌恃倖以蠹民公逮至於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滯齊潘立道操金華一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並緣為奸利公廉其罪狀以聞實於法胡公日治軍旅以略嶮縣禦諸賊為已任分省之政皆公統之公摯綱布紀風采凜然偽吳將呂玠侵諸暨欲堰水以灌我城胡公奪其堰反決水灌玠玠勢感乃馬上折矢與胡

公誓請各解兵公聞之移書謂胡公曰彼狡謀爾慎毋聽今玠在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胡公不忍食言竟從之玠果敗盟而去先是猶獠軍來降胡公分其眾萬餘戍婺其帥劉震等相挺為亂胡公被害公亦及於難當難作時猶帥多公恩欲擁之而西公止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諺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愈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壬寅春二月七日也享年四十一有六

二 駐蹕江西聞公之死為之嗟悼良久親為文公之及返榷金陵 上復率羣臣往城南致奠乃以其年四月十一日葬江寧縣鳳臺西鄉聚寶山之原公狀貌豐偉氣局堅凝善謀而能斷嘗以事入諫上弗聽公却立戶外氣猶不去 出怪問其故公從容諫如初 上慨然從之公於吏事尤長據律按比而飾之以儒術案牘經其裁削辭簡而意周喜為詩歌與賓朋談

公父諱榮母孫氏配張氏子男子三人長即文有學行今為侍儀使階承直郎次行賊害公之際行方侍側或勸其去行曰棄親而求生吾不為也卒隨公以卒次并童孫女一人瀛為左史時侍 上左嘗與瀛論佐運之臣以字稱公曰王用和經濟之材也吾將大任之惜乎早歿于難則上所以簡注公者為何如使公之存至於今必躋政府歷憲臺澤及於民者將益廣不特前所書而已人之患也有才而無其時今公雖有其時未能大顯而命止于斯不亦悲夫雖然公之贊治外垣為賢賓佐及臨患難言賊而死為忠臣 天恩所加便蕃優渥名亦足以不朽矣在公可無憾銘曰
真人之興肇自濠梁白旄黃鉞指 四方桓桓豪英雲合響應維時王公杖策出迎龍旗所屆靡後弗前借箸以謀燭於幾先莫徯嚮風帥徒內附公往撫之謂公來莫測河之東葵

公誓請各解兵公聞之移書謂胡公曰彼狡謀尔慎毋聽今珎在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胡公不忍食言竟從之珎果敗盟而去先是猶獠軍來降胡公分其眾萬餘戍婺其帥劉震等相挺為亂胡公被害公亦及於難當難作時猶帥多公恩欲擁之而西公止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諺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愈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壬寅春二月七日也享年四十一有六 駐蹕江西聞公之死為之嗟悼良久親為文祭之及返 上復率羣臣往城兩致奠乃以其年四月十一日葬江寧縣鳳臺西鄉聚寶山之原公狀貌麗偉氣局堅凝 上謀而能斷嘗以事入諫上弗聽公却立戶外 上意猶不去 上出怪問其故公從容諫如初 上慨然從之公於吏事尤長撫按比而飾之以儒術案牘經其裁削辭簡而意周喜為詩歌與賓朋談

公父諱榮母孫氏配張氏子男子二人長即文有學行今為侍儀使階承直郎次行駭害公之際行方侍側或勸其去行曰棄親而求生吾不為也卒隨公以卒次升重孫女一人瀛為左史時侍 上左嘗與瀛論佐運之臣以字稱公曰王用和經濟之材也吾將大任之惜乎早歿于難則上所以簡注公者為何如使公之存至於今必躋政府歷憲臺澤及於民者將益廣不特前所書而已人之患也有才而無其時今公雖有其時未能大顯而命止于斯不亦悲夫雖然公之贊治外垣為賢賓佐及臨患難言賊而死為忠臣 天恩所加便蕃優渥名亦足以不朽矣在公可無憾銘曰
真人之興肇自濠梁白旄黃鉞指 四方桓桓豪英雲合響應維時王公杖策出迎龍旗所屆靡役弗前借箸以謀燭於幾先莫徇嚮風帥徒內附公往撫之謂公來莫測河之東葵

為名邦六師一 臨完城以降奏凱而旋留將戍守公持文墨參其威否姑蔑遺墟既入版圖兵民二柄孰幹其樞 帝詢在廷非公曷可公拜稽首即日上道城增而高復浚其濠游擊置戍金柝夜驚孰為頑民嘯呼構亂誘而繫之邊烽晏晏出粟哺荒注藥起疋民豫且康弗教則狂乃新泮宮乃置博士乃設俎豆乃經乃史金華建蕃控于海東還公來治若疾在躬科繇匪度均之平之間右奪政韓之刑之民樂其生親若父兄敵畏其威望如長蛇豕期妖豎相挺為變大言不屈遂罹於難人孰無死公之則志正氣不沒凌厲秋虹皇情盡傷親御翰墨搗文祭 龍元亦禮文才孔多竟不盡施清風宰木更其餘悲不朽 文大書深刻後百千齡過者必式元故翰林待制 散大夫致仕雷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機字子樞姓雷氏其先出高春之後傳至五代時有諱鸞者由光州固始遷建寧之建安曾大父時宋太學內舍

生大父龍濟鄉貢進士嘗宋之亡仲義師抗元兵遂歿于難
父德潤入元為福州府儒學教授積學度之餘買田三百餘
畝以給貧士昏喪老疾者歸義士在人為建祠學宮改將仕
郎福州路長樂縣主簿示上卒後以子貴贈朝散大夫祕書
少監母游夫人贈建安郡君夫人善書而有文無子默禱于
神夢黑熊行天遂有娠及生府君穎悟異恒兒九歲能詩賦
十歲九經皆成誦十一著明經解題十七試論郡庠選為第
子二十受大官薦為邵武縣學教諭二十五登延祐戊午進
士第授福州路古田縣丞自詔行科目閩人擢第者從府君
始未幾丁朝散公憂服除遷延平路總管府知事沙縣陳氏
豐於財身沒而子幼族有強暴者欲據其業賄干上下訟久
弗能定府君下他廉吏鞠之竟白其事時經歷司微二司暨
照磨所皆關官府君攝其印印置西樓几上夜有靈龜尾如
鼠潛伏几下不動若護之者決旬始不見或以為瑞應改節

武路總管府經歷郡長官乃西域人恃與憲部有連其猛若
虎與守議稍不合遽引杖擊之守俯首遁去府君獨不為屈
每曰苟如此天子法將何在獄有不平抱案與之庭辯辭順
理直雖怒形于色不敢沮調興化路興化縣尹有豪大姓數
家陰持公府短長挾勢以戕民府君曰此猶茁之有騰不去
苗將槁矣悉置於法燭見毫髮無遁情皆以雷神稱之闌閭
之衢甃以如卵小石犖確不可行府君令諸浮屠鑿石為版
易之人呼為雷公路先是賦役屢不均府君察知之率吏民
焚香祝天曰為民之賦當以公有徇私撓法者神降酷罰無
怨言已令民自實田隨其高下為定日選一吏主其官書每
一鄉畢具其姓氏揭之良大悅仙游莆田二縣民訴於郡曰
民苦賦不平者久願乞我雷侯錄事司之民又訴於郡曰非
雷侯不足以平吾民之後盡假之郡檄府君行凡三辭乃往
民皆大悅舉手加額曰雷侯其豈第君子矣乎游夫人嬰微

疾府君聞之歔然不寧曰先君歿不得存左右致抱終天之恨母年耄夫忍廢好器而不歸養乎即日抗章辭職民涕泣留之不從羅拜馬前而去歸僅五月丁游夫人憂服闋轉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府君招徠弟子員羅知名之士相與迪導之月書季考具有成法文風為之一振擢延平路總管府推官順昌舟師因利覆舟取人財獄成父子皆坐死府君以子從父令白部使者杖遣之亢溪有死獄株連者二十五人累歲不得釋府君推罪之輕重亦杖遣之囚至感泣相聚僧坊誦佛書以為報沙縣織工子與張甲鬪鬪散子失足墮壑死吏入甲故殺罪府君出之南平浮屠殺其主寺僧浮屠之徒方九齡官以知情論死會朝廷遣使者宣撫八閩府君力言其非辜竟得釋府君患民不知教建義學鐔津延鄉貢進士陳竑願開之以五倫之學久之士有與鄉薦者羅天凌反汀州汀境與屬邑尤溪接府君立堡柵數區以扼其險要

集強丁為禦守刁斗之聲達旦不絕盜聞不敢犯陞泉州路惠安縣尹惠安之民嗜勢利而少禮讓府君究心學校欲以變其俗兼立社學十所俾分教之縣西登科岩先賢廬瞻故宅也舊因宅為祠已廢府君為新之使民知所勸先是公田之入每斛收錢百緡氏大病府君既至減其直之半居三歲政通人和遂為諸邑之最部使者及良二千石爭賓禮之或刺薦于朝及代還民俵俵若有所失走大府遮留者日以千數不可乃為生立祠樹碑以紀遺愛碑幾徧鄉井焉除汀州路總管府推官汀民强悍易為變府君與上官議築城開濠以為堡障且請躬董其役上旨遵之府君為量功搜期使民爭趨民不擾而事成申屠公駟時為閩部僉事行郡至汀稔知府君之賢凡郡縣有赴愬者悉下之府君即為決治如律無不憚乎人心者已而不俟引年遷上休致之請朝廷以其廉退陞翰林待制階自將仕郎九轉至朝散大夫未幾卒于

官實至正辛卯冬十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五十七有八府君軀
榦魁梧方面美髯見者聳然起敬事親生能盡孝既死其塋
祭之凡悉依朱子家禮從事居官尤盡心於獄事夜參半孤
燈焚燐猶緒閱成案不休且曰人命至重吾可不盡心乎江
西鄉閭試多士省府致書幣請持文衡府君之確甄拔皆通
經藝者為人嚴而不苛和不派稍暇集良朋嘯傲林泉間
命壺觴以徑醉其視生產作業之事蔑如也所著文辭森嚴
而演迤有龍津龍山鄞川環中黃鶴磯梅易齋碧玉環七藁
共若干卷藏於家娶樊溪危氏諱淑馨字蘭玉宋禮侍郎春
山先生某之曾孫女元江西儒學提舉徹之孫女也贈建安
郡君通書記作字有楷法善治家事不以煩府君人謂婦
道母儀皆可無媿先十年卒男二人燧至正癸卯進士從仕
郎大都路香河縣尹燦鄉貢進士會閩中亂起兵以助王師
死之贈汀州路上杭縣主簿孫男五人燧之子伯埏至正丙

年進士從仕郎福州都轉運鹽使司知事次仲堯仲堦燦之
子仲壙仲堪府君之墓在縣之元祐鄉黃孫里龍山之原以
至正壬辰四月某日塋危夫人祔禮也既塋十餘年燧自狀
其行實謁瀛為之銘瀛在弱齡頗有事科目之學輒聞閩中
雷氏兄弟以易經相傳授所為經之大義流布四方多取之
以為法益府君與仲弟堦皆第奉常而聲譽燁然久矣雖歆
豔之有志弗強不及樞衣後府君游以折衷諸傳之是非迨
今四十春秋顛毛種種尚忍執筆以銘府君之墓乎雖然聲
光之盛僅著於當時文辭之載可勸於來裔有如府君道德
積於厥躬政教被於民人所至是愛所去見思揆之於前古
儒宗吏師似無所讓理宜大書深刻衣諸墓門使為士者知
所勸泣官者知所法不可以瀛之無恤而遂廢也謹序而銘
之曰

聞有碩士雷作氏自幼學易探聖髓亦既決科拾青紫政行

州邑平如砥鋤孽暴氏仁儒起姦吏聞風潛若鬼獄命至重心盡爾一夫銜冤賴有此漢之循吏富可疑玄龜護印曳其尾穹石序功文燁燁魄升魄降吁死夫四民會哭動成市遺文繽紛滿千紙虹光夜發玄笥裏孫子繩繩襲休美不信子言有如水

故宋迪功郎慶元府學教授魏府君墓誌銘

洪武三年秋八月京畿多士較藝於鄉闈予時被旨與魏君潛與聞考試事既入院復同館舍每闕卷相與共論定所見頗昭合將還潛隱而請曰吾大父之歿七十又八年矣下棺之石有竅而無辭今幸得此末議者踰旬敢藉寵靈以發其幽光死且不朽矣予不能辭所府君諱新之字德夫姓魏氏世居睦之桐廬曾大父子才大父演父國賢皆隱約田里以善人稱至府君始以力學自奮與兄升龍後子雲潭受書易於鄉先生王公某已而三人比日薦于鄉而府君繼擢宋咸淳

幸未進士第初授慶元府學教授階迪功郎未上轉運司掾府君考試永嘉竣事同列即治裝行府君問故皆曰士之被黜者將生譁不如避之府君笑曰有是執毅然獨留果有一士頎然而長鬣揭簾問去取之意辭色甚厲府君曰爾文固佳如犯不考何士猶撐拄弗服府君曰某行其字正係廟諱吾以墨圈之今猶在命左右取示之士慙沮衆皆引退及至官以濂洛關閩正學為己任推明中庸性道教奧旨反覆殆無餘蘊初鄞士多宗金溪二陸氏之學問府君之學翕然信服之學錄劉光允所畏敬光嘗集解孝經自謂無所憾府君為刊正十有一條皆有闕物則民彛之大者光不覺下拜曰先生之言其於聖經深有合哉鄞人有粥新書者府君閱之不忍釋手粥者曰君欲默記乎府君曰然曰所閱幾何曰將盡卷矣曰能記憶乎曰然遂琅然成誦不遺一字人驚以為神以書遺焉浙東提舉黃公震一見府君器之遂以文學孝

薦薦于朝會國事日非不果名德祐丙子元兵入臨安將軍
至鄞鄞學時設兩學教授號東西廳西廳教授王擗懼甚奔
告府君曰吾儕死生決於今日矣府君後容答曰非止今日
有生之初已定不若聽之顏色不少變及事平間歸故鄉
家素單乏藿菹或不繼府君負薪而炊扣角而歌驩如也所
居有垂雲洞因倡嗜義之士建垂雲書院開迪新學孜孜如
不及講經之暇與蛟峯方公逢辰潛齋何公夢桂盤峯孫公
潼發為泉石之游間賦詩以見其志學者尊之彌為石川先
生元至元間詔王御史某求賢大江之南縣大夫楊得藻舉
府君應命力辭而不就其風節凜然人至今仰之年五十有
二歿於元貞癸巳某月日以某年月日塋于柯阜之原其徒
誄之謂府君精思而陋詭隨之習知至而黜偏駭之非自窮
而達不改其操運去物改弗涅以緇蓋實錄云府君娶王氏
子男子三人良恭儉子女子三人姚秦俞某張某其壻也孫

男三人鉤鏐鏐鉤至正丁亥鄉貢進士鏐桐廬縣學教諭曾
孫男四人潛溥澂浩潛乙己鄉貢進士入

國朝為尚

寶丞階承直郎府君薦學自信清脩苦節以終其身而尤注
意於易聞人有朱英湖者精於諸家之說與府君遇諸塗府
君知其名要之抵家朱歷叩易中難明之義府君應之如響
既而府君亦叩以所疑朱舌強不能下稽首謝曰魏君年雖
少實吾師也嘆息而去兩著有易學蠹測若干卷又見先儒
列卦畫為方圓圖乃以己意成三隅圖曲盡妙理門人王德
先演而傳之嗚呼自唐以來用詩賦明經為決科沉潜之學
常不足勝夫浮華之習往往為進士之業者誇多闕靡嗤彼
經生為不知務夫窮經乃所以致用豈其然哉今府君以通
百篇之書第奉常教名州出處大節綽有可法茲非明經之
所致歟予因徇潛之請序次而銘之用規沉溺文辭而棄經
弗講者銘曰

聖作訓五典行開蒙詒著光晶蓋稽之為法程性由繕啟莫
櫻睦有士尊遺經宋物改遜巖高霞作幌雲為屏繳弗緇節
逾貞非窮研行何成世績紛競華聲文滅質實慚名苟視此
面發頰柯阜山八尺塋序令德鑄新銘

故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王君墓志銘

予聞王君孟遠名者頗久恨弗之識洪武庚戌秋待罪詞林
聞有命徵孟遠至京師名對謹身殿授刑部司門員外郎予
悅甚將修刺通謁適修史事嚴未遑也孟遠尋被 上旨
與監察御史慮囚淮浙之間及其既還始胥會成均孟遠曰
未見君子悠悠我思今既見矣喜將何如予曰僕之心即孟
遠之心也孟遠大笑已而別去暨再見又屬予曰先人歿四
年墓上之銘未樹已歷繫善行成狀矣旦夕重有請願吾子
畀之也自是厥後殊進殊退於班行中每遙見孟遠各注目
相視彼此雖無言而情好躍躍然也當是時孟遠貌羸甚身

弱如不能勝衣予頗疑其不久樂人世者復自解曰昔張
官河南與尹師魯謝希深二公蔣二公方康強谷獨唾血垂
斃孰知二公既沒而谷猶未死邪此殆難以常情測也辛亥
夏孟遠出為鞏昌隴兩縣令後來與予別惓惓以銘文為請
予熟視孟遠心益疑雖自解前終不能釋去因勉之曰孟
遠宜自愛此別未知何時重見也余方戴星出入不能執一
觴錢至都門外每一念孟遠則之戚然弗寧越三月忽孟遠
之子興來告曰先君得腸辟疾至泗州加劇以五月二十六
日死矣予病瘡在告聞興言淚吞枕上嗚呼孟遠固羸弱豈
應遽止於是乎相聞餘十餘 叩而不言不數四豈意真無重見
之期乎賢者夫而不賢者或 壽天之夢夢抑自古而然乎嗚
呼孟遠諱經孟遠其字也姓 士氏其先家鍾陵宋初有諱忠
者來撫州為金溪場官遂為 金溪人曾祖榮彰祖寔父善母
曾氏孟遠習科目之業甚勤夜坐恒至四鼓目睫未及交而

鷄已再號矣。亟曰：天其昧爽，乎復披衣而起，挾冊暝窗光而讀之。尋，惠家居業紛遷於極山，又遷於雲林，皆有別墅在焉。崖光潤影，飛落二庭間。孟遠得以清其神思，益自放於文沛。然有不可遏之勢，松滋陳氏建議，塾曰：墨壽聘余太史，貞為五經師。松滋去金溪將二千里，孟遠徒步往從之，悉傳其二戴禮之學。他諸生所造經之大義，太史命孟遠竄定，且曰：是不異吾所為者。人讀之，亦以太史言為誠，然非溢美也。至正癸巳丙申科，孟遠兩以是經取江右鄉貢文解，值天下亂，不得上。南宮退隱漆溪，芟禮記疏為纂要若干卷，其於名物制度多有折衷入國朝以來侯君元善以重臣出膺重寄，屢欲辟孟遠弗之就，已而歎曰：聖天子在上，我可終老山林邪？適徵命至，即幡然而起，擢為今官，詳刑鞠獄，人自不以為冤。朝廷鋤剋吏弊，悉用儒術士，更張之乃選孟遠為令。方期孟遠有澤物功，柰何死之柰何死之同知泗州事。

景陽通判王旭亦哀孟遠之志，弗展共經紀其喪事，興得以某月日權厝州西大勝寺云。孟遠剛方人也，或有過而折其非，視依阿取容者，賤之不與交。語母老有疾，且死，孟遠斷天請損壽三齡，益之母。嗾然而蘇，後二年終人異焉。所著書有金溪縣志若干卷，唐詩評若干卷，雜詩文若干卷，其一即纂要也。孟遠之年僅四十有七，其配張氏元，蒙古字學教授某之孫也。生二子：長翼，次即興。某月日二子奉柩還葬金溪某山之原，乃以前禮部員外郎吳伯宗之狀來徵銘。初予與孟遠交，嘗許為其父之墓，尚未及為，孰意先銘吾孟遠乎。人生非金石，歲月飄忽，誠不可以持念之。今人內熱然，孟遠固死，其書可以行遠，其子足以承家，其不死者固自若也。視夫泯泯紛紛，變滅無跡，類浮雲者，又何如哉。銘曰：賦也既奇，學也又敏。藝也孔精，胡不大其施。丘光之陸離，劍氣之參差。卒兩于斯，茲非人壽。知實天之為意。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

鑾坡集卷第三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

鑾坡集卷第四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

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戴鹿皮為衣種藥銀谷澗中

當春陽正殷疏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深泉花飛隊泉中

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

洞著書其書縱橫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

漁翁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屨出速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

酒漿進醢親執筆獻酬歌古詞以為驩酒已君子慨然曰秦

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儒

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

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指譬猶明月之珠

失之二十年上自王公下至氓隸無不依俟日索之終不可

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

持此以解六經决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蘇乃避席而

門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為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穰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盡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歛之不合而一不可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

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與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問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矧矧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特厥後為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為己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晷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示人復貽書於濂曰予願死吾道若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毀於兵寓子暫王為家居六年之久蓬蒿蔽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釋小遺書示視疾君子麾曰古年八

開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則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淡
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婿即王為吹則俞某
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玉庭珪庭珣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其
庭某女四人適徐信前本其 宗曾孫男五人紹宗超宗
林宗某宗某宗女三人在幼為年庭堅等治王為以是年十
一月某甲子奉詔獎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
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燕後五年其高
第弟子楊君希乃為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為持示金
華宋瀛再拜請為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
旦暮期以孔子為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拘偏曲不尚絕
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
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
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
之歎而君子之舉說亦或辨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

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
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
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為
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瀛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
之學有志弗強且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若
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其之辭於其首
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為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
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 以洛發遺精 天人既混合兮 陽陰悉苞并 無
聞不開闢兮 金石奏和平 自茲益演繹兮 白日中天行 如彼
藝黍稷兮 薤去其芳 與稂春實成白粲兮 詔伸耒耜者 嘗有夫起
東海兮 吐言一如鏞 噌吰達幽隱兮 務使遐遠揚 豈欲異塗
轍兮 理致無終 躬著書動盈車兮 片言類括囊 中有萬寶玉
兮 包絡無遺亡 以册之溢衆目兮 瓌異吁可鑒 似茲海外珍兮

神光輝如虹苟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奠方明胡為臨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剪為裘兮我冠贖乘纓臨流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幽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身自脫兮疇計祿位豐婆娑太雷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東派兮內有八尺瑩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英永為文字祥兮祀垂休聲

元故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府君墓銘

東陽李思文從州縣辟舉試校官吏部吏部移禁林儀曹同命題試之既中選將歸泣教事謁濂成均再拜而起涕下如綆縻良久乃曰先府君之歿三十四年矣真患之相仍金華之紛擾備口四方曾無寧歲今天地清寧六合一家幸重卜宅兆改葬先府君于高原之上而縣綽之碑未有刻文敢奉行狀以請子知先人者宜為銘撫諾之文未及為思文復貽書見速情辭愿以歎讀之令人感動王事有繼取難踰即乘馬出

速還日已若懸鼓矣深慙有孤孝子之意於是焚燈牖下披狀而序之曰府君諱裕字公饒姓李氏其先自洛陽遷桐江九世祖著復自桐江遷婺之東陽著之孫悅字公瑜當宋宣和庚子方臘叛其黨來寇縣悅與兄匿灌莽中兄為盜所執欲兵之悅亟趨出願以身代昆弟爭相就死寇義悅之為荷戈而去及寇平越帥劉忠顯公統軍至欲采心誅從亂民悅時與莫府議諫止之活人數千悅生皓皓有六子十三孫皆博尚詩書而簪纓蟬聯從此始其事詳載家乘此不書諸孫有諱大同者從宋八公呂成公游登嘉定癸未進士第仕至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工部尚書君之高祖也曾祖諱自立淳祐辛丑進士通直郎通判慶元軍府事祖諱篋登仕郎監寧國府城下酒麪務父光遠值宋亡為元不膺仕後以府君貴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許州事妣某氏贈宜人府君幼失父母鞠於嫂氏事諸兄有若嚴君既就外傳即知家學相仍

之盛確然思以踵其後發於聲詩皆中繩尺而冠聞許文懿
公講道於八華山中躡屐後之推明濂洛關閩之學久之因
喟然嘆曰學之所貴者明體適用苟不見諸用猶玉卮而無
當未見其可也乃徑別親友杖策遊京師撰至治聖德頌一
篇詣丞相府上之丞相以聞英宗召見王德殿令宿衛禁中
屏無何翰林羣公以府君才藻清麗不當在持戟之列遂奏
為國子生會虞文靖公來為祭酒極器府君每有撰述輒瞑
目倡言可書云云府君執筆次第書云云及文成朗誦於公
前公遂指授以制作之故所謂篇章字句四法逐一演繹之
府君之學於是大進薦紳之家爭欲府君出其門下天曆已
己國子分監扈從上京歲適當賓有旨命試府君領開平
府薦送至順庚午擢進士上第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陳州
事有朱衣象笏之賜初大河南決州民扶挈旄倪走旁郡
凍餒道路俵俵無所歸及河復故道府君適至與民約曰爾

正凶矣尔妻孥治尔田廬科繇之事吾為尔緩諸民曰衆木
敢運者正坐此耳相率而歸至數千人祭河亘城北舊建橋
以利涉者河水暴悍鬻橋善泥用君重作之檄屬邑五長
吏分程集事不日而功成倡優為戲劇以射民利晝夜聚觀
皆發所執業府君患之捕寘于法有快懼其人勢欲將去者
府君持之愈急一城震悚俗尚鬼當歲時之際往往斷羊豕
為牲使巫覡歌舞以樂鬼比至相倣以為不若是則厲氣將
作府君召問師里語以鬼神情狀費博數百言邇相奔告
其俗遂變市設醮僧本以求民平默者反舞智病民畏其近
官茹抑忍苦莫致走白者府君不聽發隱以達諸市而易之州
有學父廢弗治府君往舍菜已周視後先皆傍穿上漏不足
以障雨風慨然曰此教基也使其若是可乎即命更朽腐為
堅良治丹堊而飭之復聘賢師嚮使坐堂上申飭五倫之教
民大悅部使若行郡嘉之舉府君可任臺察之職章上不報

府君既滿秩遂謁選守師已而其子死平家君傷之鬱鬱
成疾在府逾二年竟於元戊寅正月癸丑
也享年四十五卒後月書始改承務郎道州路總管
府推官而雖下不見其死府君死氏將仕佐郎典用監知
事占相之女封宜人後一年卒子另五人長可道以府君蔭
任蘄州路黃梅縣稅務大使道至正甲午進士將仕郎
饒州路鄱陽縣丞未上陞詹事府掾史後十九年卒次即鹿
次順道次思文入國朝為東陽縣儒學教諭即來請銘者
女二人適趙古臣盧璉孫男七人思志思孝思恭思悌思禮
思祉思儉府君既沒貫道不遠五千里奉柩南還家徒四壁
父不克襄事後十年為至正丁亥十二月某甲子始與蔣氏
合塋西部鄉之錢塢堪輿家曰不利又二十年乃改塋懷德
鄉黃山之原去尚志公墓二至而近所謂重卜宅兆者其時
則吳元年十一月之癸巳也瀛生也後少府君十有

歲初識府君於婺城之南容儀秀潔如玉樹臨風嶽然美大
夫也及讀府君之詩曰中行齋藁者姿態閑婉復類其為人
心慕豔之願忘年之交而九京不可作矣幸獲與府君之
子貫道游同試藝於鄉闈貫道既先登瀛竊以謂府君之家
科目相繼起貫道是舉足以慰府君於泉下曾未幾何而貫
道亦死矣嗚呼二十餘年之間而哭府君父子焉予髮欲不
頽白其尚可得耶銘曰

嗚呼府君可止於斯楚楚其容儀袞袞其脩辭其才又足以
見諸設施使曾無君于者斯焉取斯嗚呼府君竟止於斯雖
五尺之童無有所知期必躋於嚙仕亦不虞其若斯立天道
之不齊抑人事之有參差自古以來何莫不由於斯嗚呼府
君其死孔悲年不踰我五十卒僅克於一施則夫突梯而滑
稽如脂而知華壽享於耆頤好爵之是縻者彼何人斯彼何
人斯

元故韶州路儒學教授曾府君石表辭

府君諱順字順字曾氏 國公四十九代孫邨國家於魯
 十四傳至都鄉侯據始避新室之難徙豫章子孫曰盛大江
 之南言曾氏者皆宗焉又六傳至略遷於臨川又十二傳至
 唐沂州刺史司徒生可空洪立司空生散騎常侍廷輝常侍
 又遷于南豐生四子長曰仁高生志及文照南唐時又同遷
 臨江新淦縣之吉陽里文照舉皇子科生乾度宋淳化三年
 進士仕至太常少卿贈刑部尚書志生易易用生侃侃生
 高安丞斧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又遷縣之高元里屏山之下
 生用先用先生獄獄生愿正愿正生翊翊生汝舟汝舟生兼
 善能傳黃文肅公榦之學為時名儒生軍器監簿天麒天麒
 侗儻有大志常居文信公天祥首府又從賈丞相餘慶等奉
 使於元竟全節而歸則府君之父也府君性警敏自幼揮有
 聞時信公之弟文惠公壁來為郡招府君與其子文湛侯陞

其學性既秀穎府君能與之競爽其師胡君端一亟目之為
 二俊當宋初改物遺黎故老猶有存者監簿君日開尊共飲
 劇談先代文獻府君從旁聽之有疑則問唯恐其不傾盡諸
 老為之憤惜愛賞元至正中程文憲公鉅夫奉詔求賢江南
 欲薦府君才可用監簿君止之曾未幾何部使者趙君孟迎
 以茂才舉署饒州路儒學錄改袁州陞南雄州儒學正士皆
 服其化而為率德勵行之歸會科目詔行府君欣然應書不
 利退而歎曰吾能損所學以徇時好哉因不復踐塲屋鄉友
 范文白公棹清脩之士也極慎評與閔府君官不充其才會
 御史銓選廣中力薦之於是授韶州路儒學教授未及上
 吏部已別選遂止賢公卿多稔府君行欲強起之府君辭已
 而長子受辟為校官季子以春舉于鄉取第五名文解府
 君喜曰吾何以仕為乃陶然自公清泉白石間與高人逸士
 相游樂府君被服儼雅律屢談笑嶽然如霞外人世間塵土

不可得而侵也。善鑒定古器，善鑒法書，名畫每傳玩以為適。或取琴鼓一舟，行焚香默坐，超然與造物者游。一旦遘疾，預告終期，召婚友入榻，前與之言，別意甚懇。懇介婦方歸，寧命趣之還。既至，正衣冠，起坐撫幼孫，頂曰：「吾遲汝久矣。」復東首歛之。日風雨晦，冥室廬之後，大木俱折。君子異之。九年春正月壬寅，奉柩葬于屏山麓，堪輿家謂不利。以其年二月日改葬。同里夏方之原府君孝友，天至監簿君得病，其親府君泣禱上下神祇，夜夢三士告之曰：「服二附湯，富瘠已平，果亦歷十餘年方沒。」監簿君沒，大母陳夫人年垂九十，府君思夫人之哀風，夜祇奉唯恐，少拂其意，夫人安之曰：「吾子雖亡，不沒矣。」季弟甫齠，出為伯氏後，仲姊生四子，而夫亡子絕，幼茫不知所為計。從父兄孤子凡三，偃偃無所依。府君皆鞠養教訓，之使至成立，且歸其產，所入毫毛不以私其與人交，一裁之。

以義郡守李章肅公，側聞府君為佳士，禮下之。李公後以誣免官，其門可羅雀。府君事之益勤，別駕高翔，其知府君不下於李公。及改守浮梁，款一見府君，走書速之。府君即日命駕，既見，相勞苦甚，動未幾，徑上馬，出城去。翔聞之大驚，追幾十數里，且曰：「公能遠來，何遽往如是？」邪府君曰：「既見君子，不還將焉求？翔歎息而去。性尤仁慈，振貧卹匱，每不遺餘力。臨川姜肅，長沙譚志仁，盱江王旭，皆顛沛流離，數瀕於危。亡府君能振之，是三人者，德之謂殺身亦不能報云。府君容貌魁梧，須髯如戟，為文辭不務鉤章棘句，而壹以理勝。當是時，若吳文正公澄、虞文靖公集，皆海內師表，每稱府君之賢，不少置。則府君信賢矣。初，監簿君著史學統紀一卷，未及成而沒。府君補完之。府君所著詩文若干卷，因自誦，唯庭遂以名。藁吳公為序，作者之意，今藏於家。府君娶義門劉氏，克盡婦道。前三十一年卒，一男子，三人長曰紹，唯平陽州儒學教授。次曰

斯季曰魯承事郎祠部主事博極羣書而文辭麗蔚學者師
之子女子一人分宜縣儒學教諭聶景堂其壻也孫男七人
曰屋曰基曰壑曰均曰埴曰塾曰圭女六人長歸某餘未行
曾孫男六人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女四人在幼鳴
手聖賢之裔自此而南者左孔氏之於衢顏氏之於蘇於閩
曾氏之於豫章皆多子孫而曾氏為尤盛紆朱拖紫以顯融
于時在在而是常侍五傳至文定公輩兄弟者出遂以辭章
名天下何曾氏之多賢邪府君之先蓋與文定公同出於常
侍奕世以詩書亢其宗府君雖不獲大用屢司教鐸蔚為經
師達賢大官亟稱交薦可謂無負於家學者矣府君之葬翰
林待制杜公本國子司業曾君堅既為前後撰銘刻諸幽室
而魯嘗與濂同脩元史寅緣交誼復來求隧上之文濂聞較
德焯動在古者不厭其詳故為表其行而益之以銘銘曰
廊國傳道自孔門遺澤滂濊苗裔蕃有如大江從西奔支流

雖千會一原重珪疊組光燦燦著勳昭德裕後昆夫君繼之
如圭溫新然頭角譽林敷目為二俊起續緒三為人師教道
尊書許組豆習禮文鄉魯其俗流為淳自內而外本則存大
米斯拔風霆愀人琴俱亡海氣昏學子攬涕為招魂刻文墓
石揚清芬

故鄆陽劉府君墓志銘

君諱諱字友諒姓劉氏其先出自彭城唐末有名分者仕至
鎮南軍節度使生十四子一子曰漢存始徙鄆陽國譜喪至
君不知其幾世君善積居之術以賞雄於鄉父母歿廬墓終
喪事三兄謹慎三兄或勸酒破座君屢贖歸之因自懲以全
其家他族兄弟折財致訟久不解君召而尤之皆頓首免冠
謝相讓為善行已而割田來上曰微公我等幾為吏所魚肉
且失同乳心敢奉此為公壽君笑而麾之自是鄉鄰有鬪者
赴愬君得片言則釋去甚者錄自愧搖手相戒勿使劉君

知至正末兵亂且大饑惡少年烏合為盜惟埋剽掠無不為
夜有執火簿君廬者君倉忙率妻孥遁泉布悉為所攘豪傑
德君者部勒壯士擄少年死之懸首下門君歸見之擲下郊
繼其家收瘞盜聞實所攘戶外而去他日盜益熾巨室盡燬
獨君家屹然風日中君時避地萬斛山為盜所執將拷以求
金忽一人躍出曰此翁嘗恩我不可害不可害君賴以免性
喜讀書積至數千卷為文辭貴理勝不尚浮縲人稱之高祖
某宋某官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妣程氏配室李氏前
君一年卒子男子一德裕子女子二蒙古學教授陸士奇及
胡璉其婿也孫男三人曰仔肩曰鼎和曰吉仔肩以文行名
君生於至元乙酉十二月二十九日歿於至正癸巳十一月
二十五日壽六十有九下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堂邱山
原距君所居僅二里君既葬仔肩持張祠部丁所次狀來埋
銘金華山中余以病弗及為去年春蒙 恩召入禁林與

仔肩會京師仔肩復申前請為尤切禮宜銘銘曰
行孚於家而施及於鄉如彼泉流肇於濫觴其始則微其終
則彰此為有德之士之藏雖亡弗亡

故高府君壙銘

高府君歿於建業時建業新附人情未安歿之明日其家僮
即具官斂權瘞西門之外郊瘞已間關往報府君季子暉暉
方從軍丹陽將達僮卒于道暉因弗及聞一旦有告暉者曰
爾父歿已久矣暉白即軍帥往求之則當時執後之人皆征
戍遠方無一人在者暉彷徨西郊外但見白烟涼草叢塚纍
纍不知孰為其親體魄之藏踴慟幾絕者數四自念無以慰
罔極之恩乃命畫師識府君者追貌其象裝潢為幃軸事之
如生雖若可以自解然終未足以盡其誠於是請國子錄張
君丁件繫府君之行以成書謁于豫為之銘他日招魂旋其
鄉欲具衣冠塋之且勒銘貞石以示子孫於無窮焉余不敢

辭府君諱翥字伯舉姓高氏濟南棣州人曾大父温金經略副使大父王元至元中從大將平江南遂隸名於平江十字翼萬戶府君籍久之以功補其府鎮撫父珪隱避不仕妣韓氏府君性踈朗讀書傳頗通大義輒棄去喜騎射遇駿馬必傾貲市之挾弓矢跨行如飛既而中正鵠不失毫髮觀者嘖嘖嗟賞以為有將家子之風然居家守於禮度不敢稍自違越其事母夫人飲食必親調衣衾則視時燠寒而進退之同里閭而居者多豪俠之子割腴擊鮮日夜痛飲以示侈靡府君過而弗睨唯見餓夫單人輒解袍衣之輟膳啖之唯恐有不及癸酉歲儉大疫且四起道殣相望府君時買櫬積藏之府君嘗以泉布貸諸人人久不能償府君曰彼非負我者特為貧所迫故尔取其約劑焚之其於物有恩類如此至正中江制行中書察知府君才行命隨蕭將軍捕寇海上府君屢建奇略將軍不能聽府君禁不發一辭已而寇不可制方悟

不能用府君也府君寡言與人交不為翁翁熱久而益親人自不忍厭去嘗築室曰進齋監察御史孟公昉為之記人因以進齋號府君云府君嘗教其子曰我家近於海濱以弓馬植門戶田桑洪衣食雖不多讀書家法素謹至今弗敢墜尔曹益務力善毋為祖考羞使他人稱汝為善士我死目亦瞑不然雖日宰百羊馬饗吾吾將不食而吐之矣世以為名言府君娶懷孟馬氏生三子長某次桂榮歿于兵次即暉國子助教府君享年六十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年月日墓在某縣某鄉某山之原嗚呼戎馬擾攘之際人得令終者鮮矣縱得令終即具棺歛而藏之者尤鮮矣縱得歛且藏得有賢子孫追慕而不忘自鮮之又鮮矣縱有子孫日追慕之其有狀其善行求文以刻諸墓門者則又絕無而僅有者也府君之死固為不幸令子若暉者汲汲圖文以托府君於不朽府君似可以無心矣銘曰

其名則武其行則
其確然有守者歟
而其內則嚴其外則舒其超然拔萃者歟

元故諱江路大墟務稅使王府君墓志銘

王府君諱善字復善其先由錢陵徙金溪自曾大父重大父榮彰父寔雖無仕者皆以徽行聞於人人府君成童時人試以屬句脫口成對比物別類為精已而學為詩輒取能聲年十三父喪去鄉家事尋操奇贏之術游七閩家乃大穰自歎蚤廢學力迪其子以經術築精舍一區聘碩士居之朝夕策厲若斯須不忘去者俄俾從師二千里外膏梁之饋絡繹道塗曾不以為煩及見長子經用禮經連領鄉薦喜曰有子能通經吾雖廢學政復何憾至正中天下兵動江右化為盜藪府君室廬盡燬崎嶇携家走山澤能以智馭下帖帖然寧且資用亦無乏絕智者心服之先是有授府君南豐醫正者府君以醫為一藝弗上方嶽大臣又薦為靜江大墟稅使亦不

就至是脩然自放山水間舉觴為客撫髯高歌遺落世事以飲至一石不亂未幾以疾終壽六十三實洪武戊申五月十五日也卒後三年當辛亥某月日塋柩步山中禮也府君娶曾氏子男三曰經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郎曰綸金溪醫學教諭曰慶郎蚤卒女三胥隲其壻也一夫孫男五曰翼曰興曰憲曰德昌曰有慶予嘗聞經言府君之善行不止是其事親尤孝視聽恒在形聲之先奉繼母亦如之遇羣季多友愛人取以為法嗚呼若府君者其所謂一鄉之善士非邪銘曰孝聞于鄉道則允咸閱不自矜唯子之教彼遺金籛我以一經賢愚殊軌曰圖其始學之爾惇是昭乎文吁其死矣不復還矣孰廓其潛太氏史漁

故東吳先生吳公墓碣銘

惟吳氏初自死陵而分圖譜之局廢不能詳其爵里世次五季末有諱嗣者自席信遷撫之金溪其諸孫宋舍光尉邦基

生師從象山陸六安公傳道德性命之學師生福州教授行世行世生太學進士益益生師貢進士饒漕貢進士可景定甲子進士名揚兄弟並以文名可生泰連泰連生儼儀儀字明善世稱為東吳先生自幼以續一家學為事雖初踰輒起秉火挾冊而讀之時建昌江公存禮謝公外甥皆前進士先生負笈從之將繼登鄉先達虞文靖公集之門於是博極羣書其學絕出於四方先是元至正甲申先生伯兄儼與其子裕同舉進士裕連三薦始擢辛卯進士第名在第二冠南士之首及至丙申先生暨再從弟玄盛又薦于鄉玄饒之孫盛名勸之孫也鄉人榮之指先生之居相語曰是家在前朝以明經詞賦知名者先後相望今復如斯書詩之澤厥有衍哉會海內兵起先生遂無意比上下惟講授遐邇學徒爭奔其門先生隨其資器孳孳訓迪必使優柔厭飲而後已凡所敷繹皆五經奧義不拘泥於箋記而大旨自暢晚尤殫心於

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諸家異傳大道揅塞職此之由乃著三書曰禪傳曰類編曰五論辨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嘗撫卷歎曰此書吾積學之所致後世有揚子雲其將好之矣然於文辭尤豐贍有力下筆之頃思如湧泉開闔抑揚不愆矩度論者謂如晴巒出雲氣勢突兀不假雕琢天然成章先生則曰作文不原於聖經不關於世教雖工無益也先生涵養既深造詣益殊其於律已之功甚愨而端嚴隆實極暑必正衣冠而坐家人聞其警歎輒肅容而立不敢妄動天性篤於孝友事二親唯恐違其意季弟偉蚤夫其室周且少子秉僅五歲并生經營其家撫養至成人周氏得以遂其節先生為人剛直自持異端者不侮強禦者不畏或以非理來抗必峻言折之其人皆慙見於色弗少頽稍知感悔即遇之如初有寸善搭摺唯恐不聞去辰之夏蘇殿於冠所在惡少年持白挺相模而罵先生推牛置酒集里中羣兒論以禍福

皆稽首聽命他鄉為聚者皆稱其為獨之慘或無子遺獨
先生之鄉獲免及入國朝撫州守侯君元善聞先生名
欲聘起之先生以病力辭武康以江西鄉闈試多士府判
官王黻夢州城中迎狀元既而先生之子伯宗實在首選明
年辛亥對策大廷復以第一人賜進士及第名見
奉天殿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或者以夢之前徵為先生世
科之符而先生已歿不及見矣先生之歿在辛亥二月二十
八日上距所生大德丁未之歲得年六十有五配何氏生夫
夫子二人長即伯宗初名祐今以字行次禴次祁皆以經術
教授州里女三人曾雅周禮黃顯其婿也孫男一人某女三
人尚幼初伯宗會試南宮予嘗奉勅與考試事伯宗因
來謁以先生文集序為請予未暇為而先生訃音至矣伯宗
乃泣拜求撰墓文將還以其年某月日墓里之墓塲山且勒
文懸絳之碑予聞世之右族重珪壘組者有之矣索其家學

相仍數世而弗墜十百之中或一二見焉况夫科名尤造物
者之所靳哉今先生之門何其奕葉聯輝至於如是也此無
它山厚則木繁海深則川聚其亦理勢之必然耶自時厥後
繼繼繩繩予知未有艾也雖然先生之學則又在乎科目之
外經不可不窮也德不可不脩也業不可不廣也欲法先生
者法此足矣是宜銘銘曰

吳氏之裔何蟬聯兮科名接武代多賢兮先生承之志益奮
兮需齊道腴涉幽玄兮家斧法嚴聖有經兮傳者角立分戶
庭兮我曠至隱發精明兮剔抉浮翳朗日星兮窮經致用時
則此兮薛衣椒冠甘隱淪兮浪揚教鐸營乃文兮瀟其天衷
德潤身兮世降俗偷病愈深兮方心愈盧起痼沉兮秘其正
陽平羣陰兮儒行之巨罔非欽兮鑑之亡我心傷兮其人
雖逝名則良兮有寧一官氣藹藹兮始德著美薦以石章兮
故熊府君墓誌銘

熊以王父字為氏蓋本於楚之熊也之後至曾孫繹成王封於丹陽丹陽今之江陵也其二後徙於南昌若太常卿遠臨江尉曜戶部郎中執易皆南昌人執易為右補闕與陽城同上疏極論裴延齡之姦君子多之其高孫某復徙居於臨川某生繹好施與貧病無告者額馬性嗜浮屠氏說嘗捐田七千三百畝畀其徒其徒以居上踰之三傳至宋迪功郎公琦迪功生待問亦迪功郎待問生鄉貢進士紹祖進士實生府君諱本字萬卿一字萬初幼穎悟經史一覽輒成誦父子自為師友時家已窶無歲書可觀每假於薦紳家懸燈夜讀至夜分弗自休年十五入鄉校習科目之文私試數占前列十八叩下帷講授郡之俊又多從之一時名士如澹軒孫公轍天傭熊公朋來麟洲龍公仁夫文安揭公侯斯皆交相推譽或折輩行為忘年交翰林學士承旨張公翥方為郡學錄尤與府君意氣相傾會輒派連竟日唯恐其別去已而以尚書

貢于鄉再不利乃歎曰場屋失得是有命焉我不敢必也尚窮經以飭諸躬其有不在我者乎吳文正公澄倡道於崇仁山中南北學者翕然景附府君遂負笈徒步往從摘經中所疑七十二條反覆詰難吳公一一答之中其肯綮府君為之喜而不寐間論古文尚書疊疊數千言援據精切辭意超卓吳公器之謂非時輩所能及宋季時須溪劉先生辰翁以文辭名一代人爭慕效瀾倒波隨府君獨疑其怪僻非文章大家因究極原委著之簡編質于虞文靖公集虞公以與己意臆合亦器之如吳公且以涵養問辨為學文之源是勗府君自此以講學摛文為務視世之榮利如烟霞變滅絕不足以濶之向之俊又來學者至是益益府君舉聖賢之大指諄諄誨誘咸卓然有所立雖其後更名他師而篤實有質行者則府君之所啓也其過子弟嚴威履格終月不見其有笑容夜則危坐令其誦書雜初猶則之起風雨不少廢府君之伯

仲凡三折財別爨已久及父母喪祭之費頗鉅府君悉力
自任不以煩之女弟一人未有所歸亦擇名族而資遣之然
天性仁厚或以虛偽相加壹接之以誠而人自不忍欺至於
處義利之間絲毛不苟也生平不屑家政優游肥遯不知
戶外有山川之險舟車之勞每夕命觴徐酌我古詩數章陶
然自適如鴻飛冥冥了無繫累會四方兵亂長子鼎為校官
廬陵音問不通府君憂之往往形諸咏歌一日徧過故人門
薄莫言還復張燈而飲飲微醺以鼎不在左右悵然就寢是
夜大雷電以風鼓撼樓牖作伊訖聲府君披衣而起命蒼頭
奴負階親升而闔之既降忽呼曰予足輒矣奴以肩翼之至
地府君右手倚肩左據階之齒而終時至正癸巳歲二月四
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娶黎氏鄉貢進士天桂之孫女能齊家
內外整飭府君得脩業而無費者黎氏力也後十有一年卒
生三男子長即鼎入 國朝累官山東道提刑按察副使

今遷中奉大夫晉王相府王傳次曰渙將仕佐郎開封府長
津縣主簿季曰晉女二人適趙澂一適龐舉早卒孫男四曰
綿曰趙曰繼曰昂孫女一未行府君歿後三年丙申之歲七
月六日始卜葬於金溪縣苦竹鄉之富塘原其所著書有讀
書記二十五卷經問四十卷讀史衍義若干卷舊雨集五十
卷虞公為之序謂其雜著本理而數暢典雅而不阿人以為
實錄外有朝野詩集五百餘卷吳山錄三十卷仁壽錄一百
卷吳山即記吳門問辨之所得者仁壽則手錄虞公之文也
今年春予與鼎會京師乃奉祠部主事張君孟兼所造事狀
徵子銘夫自吳公續承伊洛之緒於將墜之餘完經翼傳扶
秘闡幽所以化道其徒者多成德達財出而用世回顯融于
時其有隱于州里橫經陳義使人厲士君子之行者亦往往
有焉若府君者足已嗚呼師道立則善人多瀛於吳公徵之
銘曰

咸口之里紫氣蜿蜒篤生偉人大道日降一綫之傳稟乎將
堙勇撤其蔽所覲者全行知尊明問南光疊跡重有從者
如雲君鼓其篋樞衣而前無氣弗馴雅與難測孰鈎其玄百
篇之文矧於羣經孔疏鄭箋司其緒初蒙節斯揭日星乃懸
有光燉燉屏斥詭誕以絕蕞迄以表孤存化行里州太和某
綿郁其成紋其養也定乘化而旋冥膏誠信有子而今珥組
蟬聯遺澤之新仰睇飛雲俯臨逝川誰不顰呻惟行之粹惟
石之堅勒文墓門

故三槐隱士王府君墓志銘

予以總脩元史被召來京與浙江部使者劉君承直會劉君
曰承直嘗受經於太和王先生先生之歿今七年矣而埋銘
未有所刻其子佑將奉狀以請幸為文之既而佑復中劉君
之言涕泗而拜予既答拜與之成禮遂按狀而評騭文章
其辭曰君諱以道字則臣姓王氏系出周司徒敬宗傳於承

武成侯離生二子元威元遷琅琊威徙太原二族甚盛晉丞相導
出琅琊之裔南渡時家于江左至趙宋時有諱崇文者來知
吉州其從子殿中侍御史贊實從之復遷居吉之太和太和
之有王氏自贊始殿中君之後名圭開禧三年鄉貢進士君
之高祖也進士君生叔可肄業成均以辭章稱叔可生本初
本初生性夫皆為名儒則君之曾祖祖父也妣劉氏宋知潭
州事天定之孫女君資稟絕異自幼學詞賦組織華縟見者
翕然譽之已而棄去曰此非所以為學也欲求聖賢之道其
在遺經乎於是潛心窮研晝夜弗之倦時從祖父遂初自國
學上舍生還第所及多宋季名士日集其門相與談前朝文
獻纒纒如貫珠君從傍聽之心領神會至忘寢食其學遂大
進大德末君出將中州主張伯剛家仁宗出居於懷李秦公
孟侍馬伯剛往言於秦公以君為薦君獻詩一章仁宗覽之
大悅君遂極論天下事曾未幾何武宗即位立仁宗為皇太

子伯剛邀君同至燕都君毅然辭伯剛寵幸盛于一時及
仁宗踐祚遂累官至汴梁路總管復趣君曰上頗憶君君若
往爵祿可致也君辭之如前君嗜佳山水間一出游輒留連
不忍去一日至洞庭之君山遇異人長鬣碧瞳如古仙人授
以龍扇金碧丹經君受而行之氣志益冲嘗自誦為三槐隱
士乃於所居種竹鑿池池上橫以石牀角巾鶴氅日息其上
子姓環侍之談吐餘音出於水光篔簹中其隱趣蓋脩脩然
時或賦詩以為樂韻度間曠一如其人云君性至孝父母皆
高年君率羣從奉觴稱壽唯恐稍違其驩暨歿哀踊戀慕幾
欲無生且悖於友義族兄弟姊妹未婚姻者畢之伯叔之未
塋者藏之君子多稱焉至正未天下大亂太和禍尤慘殺戮
到鷄犬羣寇聞府君名指君廬相戒曰此王隱君家也慎勿
毀之至今獲存君所著書有詩集若干卷丹經新注若干卷
其生以至元庚寅十月一日卒以至正甲辰六月二十二日

壽七十有五以洪武戊申六月十一日塋于縣之千秋鄉新
山大嶺之原禮也君娶彭氏能盡婦道前君一年卒子二人
沂前鄉貢進士佑從州縣舉試校官京師上以其才可用
拜監察御史轉遷廣東提刑按察司事即來速銘者女二人
彭道長劉以和其婿也孫男一人秦孫文二人尚幼嗚呼世
之有功業者易於言而潛德積於躬而未及試者則雖竭其
形容或不足以盡之蓋有跡者可窺而無跡者難知也以君
言之際可仕之機而超然絕去托於神仙家言以自濶則韞
於內者為何如使出而用世其勞烈未必不豐碩而焜煌也
抑予聞君之弟以莊博學而善文君與其教諸子以詩書植
家聲光燁然起搢紳間是亦為政之大者矣奚以必仕為哉
銘以昭之聊以白君之志云尔銘曰
孰不知舉之而我則已之孰不欲彰之而我則藏之有崔者
山我心樂之我書我詩我子數之若人之行君子以之惟其

有之是以似之

故晦巖居士王君墓誌銘

王之受氏凡四曰姬曰姁曰子曰虜而姬姓之分復有二一出畢萬一出周司徒宗恭宗恭之族琅琊太原也萬之族則京兆河間也別有王叔氏王子氏王孫氏雖皆本於姬又所以別於二族也其在琅琊者散居江南今浙河東西多宗焉睦之桐廬有王氏諱璵字君玉曾祖宗善祖叔祥俱隱避弗顯父希曾為文儒君性至孝母袁氏疽發於頸君憂形于色日烹藥以進殫諸方弗之驗君則泣禱于庭辭甚凄苦已而疽決膿若絮鈎連不可拔君吮出之母輒廖同姓有尚俠者藉權貴人為意氣效五陵少年所為勢熒熒動人人豔之反讓君為迂君曰吾性慧不能隨俗浮沉君尤我固宜俄庚午歲儉道殪相望孰不遇糴以微善價君能出粟賑之歲丙子視庚午儉尤甚君復賑粟如初或曰王君非迂也其樂善

或曰王君之知非小夫所可測也君皆笑不答所居直香爐峯濯濯生翠若屏然君築重構其下時列俎豆集名勝上玩之嵐光浮動尊俎間從容嘯咏恍不知九衢有游塵也君積而能散州里有貧泉布者久不庚多取質劑焚去然所直無偽民有競者直於君君察其情辭曰爾過矣曰非爾之罪也各心服而還不翅訟于賢有司或強君出仕君謝曰幸有舊田廬食與衣亦僅給祿非所干也遂以晦巖居士自號云年六十六以至正丙戌二月己巳卒于家以庚寅十二月丁酉塋縣之金魚岡配袁氏子男子五人和義禮儁舉皆克繼先志舉尤知嗜學當元之季復能合義旅以捍鄉井人德之子女子一人適袁采孫田五人圭績權衡宣曾孫男若干人君卒後舉奉尚寶丞魏君濟狀來求銘魏君謂漢末王彥方少有行義鄉里有爭以者將質之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君之行頗近之魏君同里人其言當可信况君孝於親仁於

鄉其事有足稱者苟不使其名昭著則何以爲行善之勸哉
銘曰
先親其親而後仁乎民其志之哉吁嗟乎若人孰不嘗紳子
胡爲隱淪宣命之屯吁嗟乎若人

孫忠愍侯墳記

侯諱興祖字世安姓孫氏世爲濠州人祖六一府君贈中奉
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樂安郡公祖母陸氏追封樂
安郡夫人父遇仙封驃騎上將軍副大都督府事上護軍樂
安郡公母謝氏封樂安郡夫人配王氏亦封樂安郡夫人子
二人曰恪曰斗童女三人皆在室侯居幼齡而膽氣已雄會
元運將終四方鼎沸侯隨大軍取和陽遂渡長江凡征討之
事輒帥師以從畧姑孰連攻溧水溧陽元兵建水寨采石以
扼江險侯共擊走之乃定建業下毗陵授右都先鋒已而破
宣城克宜興征婺越閩舒池等州僞漢東侵麇戰于龍江大

敗其衆擒戮者過半陞統兵元帥繼擣八陣指揮營於瑞昌
敗之進伐南昌遷天策衛指揮使伍吳圍安豐侯復赴援立
功轉飛熊衛指揮使時安陸襄陽通秦皆未降大帥攻拔之
侯亦有力焉遂鎮徐州紀律嚴肅敵兵莫敢犯擢驃騎大將
軍副大都督府事未幾受 詔戍北平往討沙漠與元兵酣
戰遂死之洪武三年某月日也享年三十有三事聞勅贈推
忠宣力效節功臣龍虎上將軍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
護軍追封燕山侯謚曰忠愍配享關平忠武王廟復勅翰林
學士臣瀛誌其墳惟侯志氣倜儻以身許國身經百戰爲世
忠臣可謂豪傑不羣之士一旦歿于王事其孤不得迎尸以
葬卜以是年某月日歲衣冠於州之鍾離縣於皇鄉某山之
原起墳以表其處古者墳必有記所以著其里居官爵卒葬
歲月以示於後者也今不敢廢國嚴其禁勒石以納諸窳云
故王府參軍胡君襄頌夫人墓誌銘

余授經青坊時龍泉胡楨嘗以伴讀侍 皇太子研席禎
因得從予游今年春予以總脩元史被召來京尋入禁林為
學士時楨已擢宣武將軍兼慶州衛指揮使司事間以其先
府君王府參軍深墓上之銘來屬予既已為之楨復泣曰先
子之行幸托見於文字間而先母未之有述幸先生憐之敢
奉姻家兄章存厚之狀以請予義不敢辭按狀夫人諱某字
某姓項氏處之龍泉人父某母某氏生十有七歲而歸于參
軍參軍同邑人其父珏為征東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夫人既
歸之明年參軍即往省覲遂續其省掾史越九年始歸初員
外府君娶趙氏生參軍及二弟潭海趙氏既亡繼室李氏生
某恐夫人與家政也使居於外夫人無以自給與勝人日事
機杆風雨瀟瀟青燈明滅於一室間人不能堪夫人則怡然
處之父母憐其勞勩將奪其志夫人指庭前水曰俟此水西
流吾志却當改耳不聽婦如之間或譏誚之或黷轢之夫人

皆不吝負外君歿參軍自海外護喪歸塋夫人袒跣出迎哭
參軍持夫人泣曰吾為親故不獲與夫人居夫人備歷諸艱
而能完節以待予其與古之義烈何殊也夫人曰此婦人常
事耳何足上勤君子之念慮其後終不自言至正壬辰中原
兵起浙水東州郡漸至繹騷參軍從省將軍剪除鄉郡羣盜
間歲一來歸夫人携子女間關寒柵中亦能自安如獨居時
已亥冬慶州內附參軍朝京師 上奇其才命為右司員
外郎於是參軍迎夫人以來時夫人已有疾挾醫以從行暨
卒念及鄉里鬱鬱不自聊疾愈篤遂卒於清溪之寓舍實辛
丑七月某日也享年四十有二去寅返柩於慶州擇嚴水某
鄉某山為冢以 某日葬焉夫人性澁而行動參軍有志
志事功視主產作業之事其 其情酸淚滿襟生理唯
夫人是賴及夫人死參軍衡 命在慶州又不能視其藁
歛每對予言涕泗為之潸然夫人生二子長即楨次曰樞一

女曰童其婿即存厚鄉中丞滋之季子也夫自陰教不行
婦人女子能不易節改操者何夫罕也間有以禮自持欲起
古人而效之者八方羣山而無悔之人何有俗之不美也有
如夫人之行可不彰著以為世勸乎是宜銘銘曰
猗歟夫人始終一節也羣言共勝卒吳之寧也扣厥夫子有
偉其烈也乘化而盡又何但也千載之下尚視茲貞偁也

故陳夫人趙氏石表辭

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陳君敏之妻曰趙夫人以洪武二年
二月二十三日卒於京師之官舍越一月某日權厝城南聚
寶山將以某月日返塋於宣城某山之原會濂召入禁林陳
君乃自狀夫人之行表謁墓上之文其辭纏綿而悲愴讀者
哀之陳君之狀曰予妻趙氏某字某與予同為宣城人其父
諱熊字子祥明詩傳訓詁學仕為某縣典史母孫氏典史君
無嗣獨生子女四人而趙氏居其次特鍾愛之以予簪纓家

子欲選為贅壻予時頗嗜學手不離方策先君子憐予過厚
不使遠去膝下典史君亦不忍釋之而他婚也竟以趙氏歸
予趙氏既歸奉尊章盡禮凡羞服唯其時猶惴惴恐有所不
及其姒郭氏亡奉子伯兄如奉舅焉人以為孝且恭其事予
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予或牽於事意有不悅每甘言慰之
嘗患痰瘧荏苒踰三千日趙氏視藥餌調食飲不知有晝夜
在他人雖至勤慤者久亦生厭趙氏滋益謹及予登仕版出
為湖廣憲府幕官遷江西召還為大理評事轉刑部員外郎
官書有程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家事若不能相涉者趙氏一
力荷任之而畧不見艱難窘澁之意人以為順且賢嗚呼奈
何司化權者忍奪之而去邪初京城多火災予適獄郢中
趙氏數受驚因致怔忡疾置還奉詔備刑書抱衾裯出宿
省中者幾半載間一歸輒復出趙氏懼貽予憂不敢以疾告
已而疾寢劇乃謂子曰妾心嘗殊不佳欲得平胃之劑服之

予亦未暇存居亡何竟卒焉奈何司化權者忍奪之而去
邪爨下姬與予言趙氏自去冬以來語及親舊之存亡每決
瀾流涕尤撫愛所生子見其能食喜見顏面曰是兒可以養
吾無慮矣以類乎前知者臨歿之際相呼之聲不絕于口予
收泣謂之曰吾不知汝之疾遽至於此也設有不諱吾無以
報汝功祀汝父母至於終身撫汝之子以望其成立爾言未
既趙氏泊然而逝視其啟篋無遺珥及完衣馬嗚呼悲夫予
念趙氏生男女三人皆天晚得慶生即前所謂撫愛之者日
呱呱以泣縱鐵石作心腸不能堪趙氏歸余十五年與予同
貧賤同憂患同冒涉道塗何所不至今幸霑寸祿竊意相守
至髮白得壽僅三十六而亡予與吾子交者甚久墓門有石
願為文之非惟慰死者於九泉亦足以據予無窮之悲也漁
聞之少教不行於天下婉淑之道消而暴慢之風盛孰有如
趙夫人之賢者乎賢者不彰之則何以為世道之勸是宜銘

也勒辭貞石聊以宣其悲也
故贈承事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陳府君
墓誌銘

世之為人子者未嘗不欲顯其親欲顯其親唯載諸史牒可
以傳於悠久然史法有例非顯官貴臣及勛業殊異者不書
焉於是往來辭章之家採著行實揭於墓門及其至也與史
牒相為表裏庶或少慰念親者罔極之思或者以諛墓議之
此豈人之情也哉台之黃巖有隱君子曰陳府君多馴行年
六十九以至正甲午二月某甲子卒于家其年三月某甲子窆
于縣東龍壇山後以次子昇貴贈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
府都事階承事郎昇懼府君之行弗顯于世使其子志持應
奉翰林文字同郡楊君秉哲所為狀來乞銘予雖非辭章者

流其忍拒昇之請而嘯其念親之至邪狀言陳氏本居福之
候官代有仕者至樞密直學士襄其名尤著襄字述古世稱
古靈先生古靈宋慶曆中進士自浦城簿遷仙居令其子若
孫因留家焉厥後自仙居徙鄞或徙黃岩黃岩則府君之系
也家乘屢毀于兵不能言其實為幾世矣府君諱勝祖自德
茂其曾祖某祖某宋朝奉郎有恂恂長者行父章甫獨守遺
經朝夕潛玩視聲利事恒澹如晚歲尤能安貧竈烟或終日不
起澄坐無愠色府君嘗曰吾父固安貧不思具脩隨以安親
者其人子也哉於是操廢舉之方手畫心計而經營之未幾
貲財漸致殷裕撫二弟甚至為之授室嫁女弟者三於名閥
一不以經父意唯日具珍饌奉之猶恐失父之歡心父喜曰
吾有子如此吾將含笑入地矣人稱府君為能孝父既歿二
弟求異爨府君不能止量其所存而三分之曾不數年皆蕩
析無餘子彌寒而妻啼饑府君惻然曰兄弟一氣所生榮悴

頓與吾有目能悉見乎乃出所受產復三分之一人羨府君為
能友非持此也族屬之中若冠若婚若喪若祭府君無不助
成之鄉鄰有鬪者多赴懇府君府君喻以利害咸欣然悅服
而去府君生平以材自負遭時孔艱不得展其用當酒酣耳
熱輒登山臨水從容嘯咏以洩其孤憤焉嗚呼若府君者其
可謂有志之士非邪府君娶阮氏封宜人慈柔儉勤婦儀母
道皆可法先一歲卒子男三人長敬先寧國路涇縣主簿次
即昇嘗學而知文承直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
孫男三人長志即來速銘者好讀古人書而精於科目之業
孫女三人一適同邑戴詒餘未行曾孫男一人文珪予在禁
林銘賢士大夫多矣其績用昭著者易於言而潛德秘行者
難於形容也府君有才如此使其從政必繁然可觀則予之
所書極於煇煌當不止於此爾聞列而已惜哉銘曰
有材而無位命也可傷孝志行於家孰謂非政之良子令而

仕厥聲孔威於燁命書下責
必式尚知為陳府君之藏
空龍壇之山薦此銘章過者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

樂成集卷第四

